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十尾龜
第三十九回 造蜚語黑夜起罡風 下毒手晴空來霹靂

話說胡雅士的狗屁一路放出來，直放到會客所，見過蔣委員，談了好一會公事，才把他的屁放完了。李福生見老爺走了出去，爬上假山，就站在雅士所立的地方，向隔院一望，早瞧見了一對玉人，卻是一男一女，男的手神跌宕，女的骨格輕盈，暗道怪道他著魔，原來瞧見了這麼一對兒尤物，但是這沒瓣子的要他來何用？想著時，早見那男子和那女子手攬著手，並肩兒走進去了。福生退到外邊，見來客已去，胡雅士一個兒在書房裡，轉去轉來兜圈子。瞧見福生，就喝一聲來，福生只得走進。雅士道：「隔壁那家子做甚麼的？」福生道：「老爺問的是西隔壁，是東隔壁？」

雅士怒道：「誰問甚東隔壁，西隔壁那家做甚麼的？你曉得，快講給我聽。」

福生道：「西隔壁那家子，門是終年關著的，我們搬到這裡一個多月了，也沒有見他開過一回兒，只見門條上寫著鎬京汪寓四個字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鎬京那總是陝西長安縣人了。離了這麼的遠趕來做什麼？」

福生道：「小人可不仔細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你替我去打聽打聽，打聽明白了，自然重重賞你。」

福生道：「回老爺，這個差使小人可不敢當。老爺的賞賜，還請賞了別人罷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這又為什麼？」

福生道：「這家子的門比牢門還要嚴緊，裡頭沒人開出來，外頭沒人走進去，差不多是斷絕交通，叫我怎麼樣探聽得出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你這個人只會吃飯，叫你辦一點子小事情，就這麼的推三阻四。」

福生道：「老爺，就是名偵探福爾摩斯，也要有隙孔，才能夠鑽研。像這麼沒頭沒腦，叫他從何處入手呢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你怎麼也曉得福爾摩斯，不福爾摩斯。」

福生道：「金師爺不是常常講起福爾摩斯，是外國有名的大包打聽，所以小人也這麼的學說一句，總算用了個外國典故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不要胡說了，快給我辦事去。」

福生道：「老爺明鑒，小人沒這個本領，怎敢答應老爺。」

胡雅士怒道：「混帳東西，你敢刁難我麼？限你三天，替我辦妥，不辦妥休來見我。」

李福生見主人發怒，不敢再說什麼，應了幾個是，退到門房裡，咕嚕道：「你老人家只曉得尋開心，卻把難題目擱在我身上，也不管我乾的了乾不了。」

小二爺金泉聽了，就問老阿哥和誰拌了嘴，一個兒發歎？誰欺負了你，告訴兄弟，兄弟會替你出氣呢。福生道：「老弟，就這麼著罷，這樁事情，你不能夠幫忙的。」

金泉道：「怎麼料定我不能夠幫忙？你且說了出來，做兄弟或者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也未可知。」

福生道：「你去助罷。」

隨把這麼長這麼短的事說了一遍，金泉道：「哎喲，你早為甚不說？只要打聽石老五，他可一竟在汪公館進出的。」

福生喜道：「有這麼一個人好極了，現在那裡？就費老弟的神，帶我去見見。」

金泉道：「石老五果然很好，打聽到他，一定能夠曉得仔細，只可惜已於去年鼠疫裡得病死掉了。」

福生驚道：「此人竟死了，除了他，還有別個知道沒有？」

金泉道：「石老五的兄弟石老六，也不時在汪家裡走動的，只怕沒有他哥哥曉得的詳細。」

福生道：「就石老六也好，帶我去見見罷。」

金泉道：「那裡見去？」

福生驚道：「敢也死掉了麼？」

金泉道：「死呢沒有死，只可惜跟袁四大人進京去了，隔了二三千里的路，那裡去見？」

福生道：「怎麼這樣沒緣分，你說的兩個人，死的死，去的去，一個都沒有在眼前。」

金泉道：「也是叫巧呢，我想石老五的老婆石嫂子，作興也曉得一二，他可就住在前街小屋裡，你高興就去問問他。」

福生道：「好極了，只是我和他沒有會過面，如何好去？」

金泉道：「你不便去。我就喊他來也好，只是你拿什麼來謝我呢？」

福生道：「停會子三元館吃局如何？」

金泉大喜，興興頭頭去了。一時，果然同了一個半老婦人來。福生曉得是石嫂子了，慌忙起身迎接，敬茶敬煙，慇懃備至。福生道：「隔壁汪公館細情，嫂子曉得的。」

石嫂子道：「也不很仔細。」

福生道：「他家的門，為甚一竟關閉著？我們搬居到此，從沒有見他開過一回兒。」

石嫂子道：「這是汪少爺脾氣兒古怪，不喜歡同人家交接，關門做皇帝，門外的事一點兒不管，他只曉得和少奶兩個尋歡作樂。」

福生道：「汪少爺做什麼事情的？」

石嫂子道：「是唸書的，他肚子裡不特本國書念的通透，連紅毛文字，都咕咕格格認了一大堆子呢。老爺在世時光，曾叫他漂洋到紅毛國，念過好多年書，所以他辮子都沒有的，學著紅毛人裝束，戴的是紅毛帽子，穿的是紅毛衣裳，著的是紅毛靴子，走在路上，猛一瞧時，只道是個紅毛人，仔細看起來，只不過皮色還像本國人呢。」

福生道：「汪少爺家裡共有幾個人？」

石嫂子道：「只剩少爺少奶兩夫妻是主人，其餘三四個都是底下人。」

福生道：「親戚朋友總有的。」

石嫂子道：「汪老爺是陝西人，所有親戚都在陝西。汪少爺的朋友，也都是沒辮子的。」

福生道：「弟兄伯叔，也都不在一塊兒麼？」

石嫂子道：「汪少爺一竟單傳，到他已經三世了。」

福生道：「汪老爺從前是做什麼的？」

石嫂子道：「汪老爺是做官人，頂子翎毛，外套補服，出來起來，哎喲喲，真真叫顯輝，銜牌，執事，旗纛，傘扇，喝道，跟轎，哎喲喲，勢鬧得和出會差不多呢。」

福生道：「做什麼官你可知曉？」

石嫂子道：「不容說得，一定是大官。」

福生道：「有多麼的大？」

石嫂子道：「這沒有仔細，想起來，縣老爺那麼大總不止的。」

福生道：「汪老爺幾時去世的？」

石嫂子道：「怕不要一年快了。」

福生道：「汪少爺年紀，看上去不過二十來歲呢。」

石嫂子道：「今年堪堪二十一歲。」

福生道：「少奶娘家還有甚麼人？」

石嫂子道：「沒有曉得。汪老爺的墳，就做在公館裡頭，現在少爺少奶，總算替老爺守墳呢。」

福生詫道：「怎麼墳好做在公館裡頭？真真奇事奇聞。」

石嫂子道：「老爺的棺材現放在花廳上，不是墳做在家裡頭麼？」

福生不覺撲哧的笑了出來。石嫂子去後，福生就到書房，回稟了雅士。雅士道：「既是唸書人，我和他近在貼鄰，不妨就去拜會拜會。想我這麼一個紅員，他總無有不思仰攀之理。」

想畢，就喊伺候，不料轎子到汪公館門前，投進帖子，隔了半天，不見主人出來迎接。胡雅士呆呆的坐在轎內，等得好不心焦。又等了好一會，才見一個家人，拿著名帖慢吞吞的走了出來，走到轎子面前，說聲擋駕，請一個安，回身關門自進去了。

胡雅士見了那個得樣子，氣難化在轎內，半晌說不出話。回到公館，兀自氣憤未已。吃過飯，又到後園假山上閒望，巴望瞧見意中人。那曉得直望到夜，影兒都不見半個。明朝又去了望，望到第三天，才望見了，只見那女子腰肢嫵娜，骨格輕盈，眼含秋水之波，眉鎖春山之翠，倘叫小說家描寫起來，一定又是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了。

胡雅士一見，滿身上頃刻不自在起來，頭也暈了，心也癢了，眼睛也花了，百節四肢，經裡絡裡，異常的不得勁兒，身子覺著蕩悠悠的，不知怎樣才好，停了好半天，魂靈兒才慢慢的收回了軀殼，回到房裡，倒下床就睡，滿肚皮打算，這樣一個尤物，怎麼想個法子弄他到手才好。這晚眼望著帳頂，差不多一夜沒有合眼。姨太太問了他幾遍，終是不答。次日，局裡都沒有去，捏著支水煙袋，滿間裡亂轉。忽地笑道：「有了有了，這會子革命風潮很是厲害，各處文電交馳，正在搜捕那些餘黨，這汪小子，堪堪又是個沒辦子的，索性報了他革命黨，豈不乾淨了當？那沒主兒花朵兒，就不怕他逃上天去了。」

主意已定，就密喊福生去請警長錢子剛、營官蒯法善到公館商議要事。錢蒯二人不敢怠慢，立時應召而至，相見畢，齊問大人呼喚有何尊諭？胡雅士向後望了一望，見沒人，才道：「二位的功名要不保了，難道還沒有曉得麼？」

錢蒯二人齊嚇一跳，忙問大人從何處得來的消息？卑弁們一點子沒有知道呢。胡雅士道：「本地藏有革命逆黨，不日就要起事，你們想想這處分可卸得乾淨麼？」

錢子剛道：「本地有革命黨？那裡來的消息？胡雅士道：「就本公館隔壁那個姓汪的。此人行蹤詭秘，兄弟本有點子疑心，昨晚也是合當有事，吃過夜飯，睡到床上，不知為甚緣故，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穩。夜裡頭心是最靜，就聽得汪家裡有人聚議的聲音。」

錢子剛道：「竟有這等事？還了得。大人可所得他們商議點子什麼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起初聽得三四個人聲音，說的都是革命排滿流血等叛逆話頭。後來靜了一靜，又聽著一句四月十九三點鐘，此外就不大清楚了。」

子剛道：「姓汪的名叫汪宗漢，是已故牙釐局總辦汪慶棠的兒子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我也曉得他是汪慶棠兒子，真真不是好東西，只要瞧他的名字，叛逆之態已顯然了。」

子剛道：「汪宗漢是逆黨，今天才知道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二位回去作速預備預備，今晚就來拿人，遲了恐怕就要漏網呢。」

蒯法善道：「可要府裡去稟一聲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那個悉隨大裁。不過你們不動手，兄弟可就要電稟督撫兩憲了。」

兩人聽了，嚇得連聲應是。蒯法善道：「卑弁回去，馬上點齊人馬，就來拿人是了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這才是正辦。」

二人告辭而去。胡雅士又坐轎到府縣兩衙，講了會子話。只可憐汪宗漢坐在家裡，夢也沒有做著，這晚吃過晚飯，正和他夫人蘇氏手談解悶。忽聽外面喊聲大震，一個當差的，慌慌張張進來，報說不好了，外面到了無數的強盜，大門都要撞穿了，快請少爺作主。蘇氏聽說，嚇得抖成一堆兒，忙道：「這便如何？這便如何？」

宗漢道：「不要慌，自古水來土掩，將至兵迎，何況這幾個草賊？我有兩支六門手槍，是朋友送給我的，一竟藏著沒有用過，今晚倒可以試一試了。」

說畢，站起身，開箱取出手槍，裝好彈子，急匆匆走將出來。此時外面已攻打了許久，只聽震天價一聲響，兩扇大門齊齊倒下，吶喊聲八九個人一窩蜂擁將進來。汪宗漢雙槍並舉，勃勃勃兩道青煙，擁進來的人早倒了兩個。餘人喊聲不好，一齊狂竄而退。汪宗漢只是強盜，奮不顧身，直追出去，剛剛奔到門口，不提防鋼叉鐵鉤一齊上來，膀上著了兩下，一個鷄子翻身，早給眾人拿下了，橫拖倒曳而去。

蒯營官下令人內細搜，三五十個如狼似虎兵丁，揚旗喊吶而入。擁進門，先向空處放一排槍，槍彈打在牆壁上，打得灰泥磚塊，紛紛散下。錢子剛督同眾警察跟隨而入，十幾盞警察燈，像電光般探照進去。眾人一路喝，一路行，霎時，早搜查到房間裡。蘇氏嚇倒在一邊，眾人開箱倒籠，見了值錢的東西，只恨自己袋小藏塞不下。前前後後，抄了個遍，並不曾抄見什麼，於是簇擁著汪宗漢，到警察局，略問幾句，隨教押下。錢警長、剿營官連夜進府稟報，拿獲革黨汪宗漢，並被拒捕槍傷兵丁兩名的一應情事。府大人聞報大驚，問道：「只拿獲得一個人麼？我想總不止一個的，你們檢搜檢搜細到，不要被漏網，漏了一個網，可就要有無窮的患害。」

蒯營官道：「卑弁協同錢警長，在汪逆宅子裡，前前後後抄了個遍，並不見有別個可疑的人。」

錢警長道：「大人明鑒，革命黨行蹤詭秘，最好明天城門不要開，按戶搜查一遍，果然沒有什麼，再行開放不遲。」

府大人道：「閉城搜查，好果然好，只怕上頭曉得了要講話，說兄弟臨事張皇，兄弟如何吃得住？」

蒯營官道：「這逆犯今晚提審麼？最好改發縣監，似乎謹慎一點子。」

府大人點頭稱是。錢蒯兩人退出後，府大人就傳首縣，叫把汪宗漢發押縣牢，嚴密監禁。卻說汪宗漢夫人蘇氏，聽說強盜打劫，已嚇得花容失色，抖成一堆兒。宗漢拿著手槍奔出去時，蘇氏本要阻攔，無奈嚇昏了，一句話都說不出。後見一大隊人擁進房來，開箱倒籠，搜了個空，呼嘯著去了。等了半天，不見宗漢進來，未免有點子著急。一時，家人進報，少爺被強盜拿捉去了，蘇氏兩眼一瞪，倒在地下，昏了過去。僕婦丫頭忙著捏人中灌救，救了大半天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，吐出一口濃痰，方才醒了轉來。這夜哭哭啼啼，沒有好生兒睡覺，直到天明，才覺有點子疲倦，剛要合眼，家人進報隔壁胡大人來拜。蘇氏道：「少爺不在，那個接待呢？」

家人道：「胡大人轎子都不坐，步行來的。胡大人說，曉得你家少爺遭了意外，現在這麼樣了，因為彼此是鄰居，特來問問問詢，少奶又是女流，沒個幫手，叫他如何得了？家人瞧胡大人很是一片好意，現在急難當口，幫手多一個好一個，倒不可辜負他呢。」

蘇氏一想不錯，就道：「你去請胡大人書房待茶，說我就來了。」

家人應著出去，蘇氏對鏡約略把兩鬢掠了一掠，叫僕婦扶著，一步一步行將出去。將到書房，一僕婦緊行幾步，打起簾子，說

一聲少奶出來。胡雅士慌忙起身相候，那兩隻賊眼，直上直下只向蘇氏打量。只見他雲鬢半卸，脂粉不施，淚眼惺忪，愁容寂寞，那一副嬌怯怯的體態，彷彿是帶雨梨花，嬌柔欲墜。雅士暗暗喝采，慌忙作揖，口稱世嫂。蘇氏含羞帶怯，回個萬福。胡雅士道：「宗漢兄是當世人豪，一時俊傑，辱在比鄰，神交已久。此回不知怎樣，官府竟把他當了革命黨？我也不勝扼腕。」

蘇氏道：「哎喲，是官府拿捕的麼？我還認是強盜呢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我也聽得人說，昨晚拿著了個革命黨，那革命黨就是我的鄰居，所以過來問問，倘果是冤枉的，情願進衙門去保他。我是一片熱心，世嫂可不必藏頭露尾，有話儘管告訴我是了。」

蘇氏道：「胡大人這樣熱心，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不必客氣。見義勇為，是我們做男子的分內之事。宗漢兄是黨人，不是黨人，世嫂諒總曉得的。」

蘇氏道：「我們宗漢一竟安分守己的，終日在家裡頭讀書修學，世事概不預聞，如何說是革命黨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我也曉得他是冤枉的。世嫂放心，我胡雅士既然出來管得帳，無論怎樣，總要保他出來。世嫂停會子到舍間來聽回話是了。」

蘇氏萬分感激，謝了又謝，說道：「我是個孤伶女子，沒腳蟹圖似的，沒個兒幫手，全仗胡大人鼎力。」

胡雅士嘴裡隨便敷衍著，肚裡頭卻十分暗好笑。辭著出來，徒步回去，叫門上李福生到縣衙打聽，一時回來，報說革命黨案子已經問過一堂了，汪宗漢不肯承認。縣老爺問他，既然不是革命黨，為甚家裡藏著手槍？為甚拒捕打傷兵丁？他說倉猝聞變，只道是盜劫，才拿手槍來自衛。縣老爺駁問再三，他始終不肯認帳。縣老爺只得把他還禁獄中，現在進府衙去稟復了。胡雅士道：「吩咐提轎，到府裡去拜會。」

見了知府，就打躬賀道：「恭喜恭喜，季翁破獲革命黨重案，一定指日高升。」

知府道：「可惜逆犯還不肯招認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難道不好用刑罰麼？」

知府道：「現上欽奉在諭，審判案件，一概不准用刑，兄弟怎敢違旨？」

胡雅士笑道：「季翁太拘泥了，諭旨雖下，各處審判廳審理刑民各案，尚且多用刑罰，何況革命黨本是謀反叛逆的事？就照新律，審理謀反叛逆，也沒有禁用刑罰的專條。」